

## 第二章 参加混战

十一师师长曹万顺，前面已提到，他是福州都督李厚基的旧部，许崇智攻打福州时，他主动率部投诚，立了功。蒋介石本不愿再用，何应钦进谏说：不用曹万顺，会断绝旧军阀部队将领来投之路。蒋介石这才勉强用他为十一师师长，却调二十一师师长陈诚来任十一师副师长。这样，十一师的大权实际操在陈诚之手。

### 初入陈 诚集团

陈诚，字辞修，浙江青田人，一九二〇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。一九二二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，到上海物色军官，陈诚便随邓演达到广州。一九二四年成立黄埔军校，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，陈诚随邓到校任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。他因此与蒋介石接触颇多，加上办事干练，甚得蒋的赏识。一九二五年的元旦，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，蒋任命陈诚为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。第二次东征后，同年十月成立炮兵第二营，陈诚即被提升为第二营少校营长。一九二六年六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前，又被任命为第一补充师第二团上校团长。一九二七年四月，北

伐军打到南京，陈诚升任二十一师少将师长。蒋介石被迫下野后，十月间何应钦免去陈诚的二十一师师长职务，因而陈、何有隙。蒋介石复职后，撤销第一路总指挥部，解除何应钦的兵权，改任何应钦为参谋长。一九二八年三月，蒋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中将警卫司令。陈诚自到黄埔军校以来，仅四年多时间，便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跃升为中将警卫司令，这足见蒋介石对陈诚的宠信。其后陈诚跃居蒋介石集团中第二号人物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陈诚当十一师副师长，便广罗黄埔学生，按他们在校的期别来授职，基本上是三、四期的任营、连长，一、二期的任旅、团长。

方靖尽管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，便在粤军中当过少校营长，但那只是受人尊敬的资历。黄埔军校毕业以后，同样按学历晋级，所以他始终还在当少校营长。这种现象也不是个别的，如黄埔一期的范汉杰、李仙洲进军校前，范已在粤军中当了少将师长，李已当了上校团长，而他们后来的晋级，并不比同期同学快。

当时十一师的编制是：

师长曹万顺，副师长陈诚，参谋长罗卓英（广东人，与陈诚在保定军校同期同学）。

三十二旅旅长林懋文，所属六十四团团团长霍揆彰，六十五团团团长李明，六十六团团团长滕云。

三十一旅旅长桂永清。所属六十一团团团长关麟征，六十二团团团长陈又新，六十三团团团长吴良琛。

独立旅旅长周至柔(也是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,后任蒋军空军总司令)。该部是一九三〇年四月间吞并湖南的徐声钰独立十三旅改编而成的,以陈式正、陈炳东、彭杰如分任团长。

论资历、学历,陈诚都还不算深厚,兼之他的身材矮小,桂永清和关麟征都藐视他,常在背后议论:“嗨,一个小孩子嘛!”陈诚自然要相机排挤他们。

桂永清在东征攻打潮汕时,任黄埔教导团上尉连长。打下潮汕后,他将敌军家眷的财物洗劫运回家去。事为教导团党代表告发,蒋介石勃然大怒,扬言要枪毙桂永清。当时许多人为桂讲情,说培养出一个军事干部很不容易,请求宽免。正在这时,忽接孙中山先生病逝的电报,蒋介石嚎啕大哭,侍从官们趁机将桂永清释放,以后便不了了之。有人说蒋介石悲痛过甚将此事忘了,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从蒋介石以后将黄埔一期学生当作宝贝疙瘩来看,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

陈诚自然了解桂永清这段历史。恰好蒋介石任命杜从戎为三十一旅副旅长,桂永清和杜从戎虽系黄埔同学,却素无好感,便向陈诚说了自己的意见。陈诚怂恿桂永清打电报给蒋介石,阻止这一任命。蒋介石见了电报十分生气,说:“他的同学不用,我的命令不听,这还了得吗?把他叫来!”桂永清接到召见命令,急急忙忙赶去,却在蒋介石客厅门外足足站了四个小时而未获接见。他回部队后便接到撤职命令,这才意识到上了陈诚的当。

何应钦得知此事,赏给桂永清四千元,并保送他去德国深造。桂永清反而因祸得福,后来以德国留学的资历在国民党军队中平步青云,官至海军总司令。

不久，关麟徵也被陈诚挤走。

桂永清被撤职后，蒋介石委派黄埔一期毕业的李默庵任三十一旅少将旅长。李默庵这时年仅二十五岁，真可谓少年得志。

方靖任六十二团第一营少校营长，随旅部驻大通，营部与旅部同住一个庙里。因为蒋介石要来视察，陈诚特地督促部队加紧训练，并且经常亲到各团检查。

有一天，方靖正在操场训练所属四个连，陈诚来检查时，发现其中有一个连操练时行动不一致，便将方靖叫到面前，斥责说：“平时操练乱七八糟，打起仗来还能不乱吗？你这样没有能力，怎么能当营长呢？”方靖默默无言。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，向来是“有理三扁担，无理扁担三”，是不容下级申诉辩驳的。

其实冤枉得很。那个连是由师部警卫连拨下来的，连长是师长曹万顺的亲信，不服方靖指挥。为此，方靖曾再三向团长陈又新请求换一个连。陈又新怕得罪师长，又因他正在等待去陆军大学深造，更怕师长阻挠，便迟迟不予解决。

方靖受了斥责，既不能申诉辩驳，只得等待撤职了。不料陈诚次日又来，把方靖叫去安慰说：“昨天回到旅部办公室，才听黄参谋说，那连长是曹师长的人，不听你的话。你放心好好干吧，我把那个连长调走。昨天的误会望勿挂怀！”黄参谋是谁？就是黄维，当时任旅部少校参谋，陈诚到操场检查训练时，黄维跟在身后，回去便将实情报告。正因为这事，方靖始终感念黄维，没有黄维讲清情况，方靖就不能在陈诚军事集团中立足，也无后来的飞黄腾达。

方靖从小兵干起，从未见过上级肯向下级承认错误的。他

认为陈诚有此胸怀，将来必成大事，于是下决心一辈子跟定了陈诚。所以后来他对陈诚的崇拜，胜过对蒋介石的崇拜。

李守维  
和萧乾

陈又新去陆军大学受训，三十一团团长职务由副团长李守维代理。李守维得知蒋介石要来视察，并不抓部队的训练，却不辞劳苦，攀高登险，到处大书“蒋总司令万岁”的标语，使蒋介石来到后一眼就能看见。

蒋介石来到三十一团视察，果然十分高兴。李守维趁机对蒋介石说：“报告总司令，敝团尚无团长，请总司令早点派个团长来，以便名正言顺地督训部队。”蒋介石自然知其“雅意”，便点头说：“唔……这个这个……我看不必派了，这个这个……就是你吧，就是你吧！”

蒋介石走后，李守维为了那张团长委任令，害了不少日子的相思病。盼来盼去，委任令没有盼到，倒盼来一个黄埔一期的福建人萧乾，由他任三十一团团长。李守维大失所望之余，不敢埋怨蒋介石言而无信，却迁怒于萧乾，想串通三个营长一起来反对萧乾。

方靖为人是从不抗上的，而且最厌恶搞阴谋诡计。他常说：军人——必须光明磊落，以战场建立功勋为本，断不能效法政客偷鸡摸狗耍把戏。李守维约他反萧乾，他反劝李：“都是黄埔同学，应该精诚团结。你们一定要搞，我决不参预。”

这时候发生一件事：陈诚因公赴武汉去了，萧乾查得部下一个连长贪污吃空缺，报告了师长曹万顺。曹万顺正因为在一一师中没有亲信，被架空而十分苦恼，以为这是拉拢部下的好

机会，非但不加惩处，反而安慰那个连长。那连长以为有师长撑腰，便肆无忌惮地与团长对抗。萧乾大怒，辞职而去。十一师的黄埔军官闹了起来，说曹万顺压迫黄埔军官。曹万顺在十一师站脚不住，被调往新编第一师任师长，陈诚升为十一师师长。

陈诚升正后，派人找回萧乾。萧乾回来时，带了三个黄埔同学。陈诚得知李守维与萧乾捣乱，便拟调李为参谋。李不接受，辞了职，去投韩德勤。

萧乾为李守维举行欢送宴会。席间，李守维以酒盖脸，指着方靖大骂：“你他妈的，拍团长的马屁！你这样搞就能升官吗？你要是能当到团长，我给你当勤务兵！我叫你亲爹都行！”在军队里发生如此公开冲突，每每要拔枪雪耻！所以旁观者都纷纷避开。却不料滴酒不饮的方靖冷静极了，他朝李守维拱拱手哈哈一笑：“呵，守维兄言重了！彼此同窗，又有袍泽之道，不当开此玩笑啊！来，来，来，我给你斟满一杯——祝你此去鹏程万里，来日还望多多提携。”

后来在江西第四次“围剿”时，方靖任一一七旅少将旅长，而李守维却还在韩德勤部下当幕僚。两人都住在吉安，李守维去见方靖负荆请罪，方靖又哈哈一笑：“不敢当！不敢当！事已过去，以后彼此珍重，好自为之吧！”方靖请李守维在旅部吃了一顿饭，前嫌就此一笔勾销，以后互有来往，毫无隔阂。解放战争中，李守维也当到国民党八十九军中将军长，在战败渡江时落水丧命。

## “土木系” 的由来

良

萧乾把他带来的三个黄埔同学分任一、二、三营营长，保荐方靖任六十二团中校团副。他知道方靖没有参加李守维的捣乱，很感激方靖，此后便竭力庇护、提携。方靖升任团副后不久，一次奉命率一营人去清剿地方上的土匪，由于地形不熟，中了埋伏，一个排长及几名士兵被击毙，部队不能应战，溃退下来。回到旅部，副旅长指责说：“以一营正规部队而败于土匪之手，实在太丢人了！”方靖惶惶不安，对萧乾说：“看来还是引咎辞职的好。”萧乾说：“理他呢！自古以来，谁曾见过常胜将军？他没有打过败仗吗？你放心好了，只要我萧乾不倒，谁要动你，我决不答应！”

萧乾以讲义气著称，上下纵横关系都很好，唯一的缺点是太骄傲，每每扬言：“保定老朽应该让路了，让我们黄埔的干吧！”所以甚使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前辈嫉恨。但是陈诚却很倚重他，因为他的活动能力很强，在十一师时，为陈诚拉拢了不少黄埔同学，给陈诚尔后形成以黄埔将领为骨干的军事集团（称之为“土木系”。因为陈诚是以十一师——十八军起家的，而“十一”二字可并成“土”字，“十八”二字可并成“木”字）出了很大的力。

十一师初露锋芒，是在军阀混战中。

一九二九年一月，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缩编会议，表面上是为了裁减全国兵额，实际上是企图削弱其他军阀的武力。当时提出：蒋的嫡系第一集团军保留十四个师，而各派军阀部队则大大缩减。各派军阀当然不能接受，于是蒋介石决心诉诸武力。

这时蒋介石的对手有三大军事集团，即在山西的阎锡山、

在河南的冯玉祥和桂系的李济深、李宗仁等。蒋介石面对三大强敌，只能各个击破。在研究时，大家认为桂系最危险，因为桂系控制了两广两湖地区，是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严重威胁。为了争夺两湖地盘，蒋介石决定先打桂系。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三月间，爆发了蒋桂战争。战争只进行了一个多月，由于蒋介石暗中收买了湖南的何键及桂系将领李明瑞、杨腾辉倒戈，使桂系不战自溃。

冯玉祥原有坐山观虎斗之意，见蒋介石轻而易举打垮了桂系，才意识到自居危屋，在十月间联合西北军将领通电反蒋，并急命他的两员大将韩复榘进挺孝感、石友三挺进襄樊。他万万没有料到，韩复榘、石友三都已为蒋介石收买，倒戈投蒋，冯军被迫退到陕西。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，原在河南受蒋介石委任抗击冯军的前敌总指挥唐生智，接受汪精卫委任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，在郑州通电反蒋。蒋介石急命主力部队十三师、九师、十一师迎战。

唐生智的湖南兵倒很能打，蒋士伤亡甚重。十一师在宣化店与唐军对阵，屡攻不克，陈诚十分急躁，亲到前线督战。当他来到六十二团阵地时，方靖紧紧跟随在后，他们停留在一个隐蔽得较好的地方。陈诚正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，方靖考虑到越是隐蔽得好的阵地，越容易受到攻击，便忙拉陈诚说：“师座，这里危险，停留不得！”陈诚不肯走避，方靖把他强拉退下，刚一转身，一梭机枪子弹打来，他们身后倒下五人，陈诚回头看了不免吐舌。他对方靖说：“唔，你很不错嘛！”由于这一关系，陈诚以后对方靖另眼看待，每有军事会议，一坐下来就问：“方



靖来了没有？”每有艰巨任务，只要方靖挺身而出，他便认可：“好，有你去我就放心了。”这次蒋唐战争，也由于蒋介石收买了阎锡山、韩复榘一同攻唐，在一九三〇年一月，唐军溃败。

### 蒋、冯、阎大战

一九三〇年四月至十一月，蒋、阎、冯发生中原大战。这是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。蒋介石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，驻济南，在津浦线上对付阎锡山的晋军；以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，驻陇海路豫东；以何成濬为第三军团总指挥，驻平汉线漯河。

十一师属第二军团战斗序列，五月初由汤山向商丘前进。

激战发生在兰封、杞县之间的棉园集。从五月下旬起，激战多日，由于晋军构筑的工事十分坚固，蒋军在进攻中伤亡惨重。陈诚自告奋勇，用中间突破战术，企图在扬堙集打开缺口，再向左右席卷。然而，猛攻两天，仍未获进展。

六月下旬，十一师六十一团刘天铎部的陈庄阵地被冯军梁冠英部夜袭突破，使十一师整个防线出现缺口。陈诚急令三十一旅旅长李默庵督六十一、六十三团反攻。激战终日，伤亡很大，却未能攻下。李默庵在督战时肾囊中弹，他对陈诚说：“失守陈庄，应由刘天铎负责。”

萧乾很急躁，几次要去请战，均被方靖劝阻。方靖的理由是：最近战局不利，士气也低落。前几天在西线的翟揆彰六十四团团部被敌人攻占，团旗和大炮的炮栓被敌人扛走，都是极为严重的失职；现在又发生刘天铎失守陈庄，李默庵负伤等事，陈诚必然有气，假如此时轻举妄动，战而失利，就可能导致严

重后果。萧乾对方靖的话是很听从的，因为他自知性情急躁，而方靖却沉着稳健，与他正好起到刚柔相济的作用。他对方靖说：“六十四团丢团旗之事决不会深究，因为霍揆彰是师长从二十一师带过来的。倒是刘天铎可虑，李默庵负伤，刘天铎二罪并加了。”

方靖自认不如萧乾了解陈诚的脾气，他与刘天铎私交甚密，所以当夜便劝刘：“你以暂且回避为好！”刘天铎犹犹豫豫地说：“团里还欠我两千块钱，等打完仗，发下经费，拿了钱再走不迟。”大有解甲归田的意思。方靖见他如此糊涂，不免叹息：“人为财死！”

次日一早，方靖约萧乾去师部为刘天铎讲情，希望陈诚能网开一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原来蒋介石正在前线督战，陈诚利用报告陈庄失守情况之便，向蒋介石要求处决刘天铎以振士气，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。

果如萧乾所言，刘天铎被枪毙了，而六十四团丢团旗一事并未深究。陈诚只迁怒于六十四团副团长宋瑞珂，说他协助团长不力，调为师部参谋。

李默庵负伤后，陈诚以副旅长吴良琛升师参谋长代三十一旅旅长，以六十二团团长萧乾升副旅长兼六十一团团长（不久即升旅长），方靖以中校副团长代理六十二团团长职务。萧乾自然愿意把六十二团团长职务让给方靖，因此替方靖出主意：“你赶快向师长请求派宋瑞珂来做副团长，只要有了副团长，你的团长职务就算保住了。”方靖便向陈诚请求，果不出萧乾所料，在派宋瑞珂任六十二团中校副团长的同时，正式委任方靖为

六十二团上校团长。

七月，十一师奉命开往津浦线，参加对晋军作战。三十一日下令总攻，三十一旅击溃东石莱晋军丰玉玺部，进占宫里、棧德镇。适值天降大雨，山洪暴发，晋军秩序大乱。三十一旅旅长萧乾因与方靖交厚，行军打仗总是跟六十二团一起行动。他的脾气急躁，又十分骁勇。大汶口铁桥为晋军封锁，萧乾便亲率六十二团冒险涉水过河。晋军遭到蒋军的空袭及三十一旅的猛烈攻击，伤亡十分惨重。

八月十五日攻占济南，蒋介石论功行赏，任命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、蔡廷锴为十九路军军长，并奖给三十万元，全军官兵增饷一个月。陈诚升任十八军军长，十一师得奖两万元。不过，这新成立的十八军是个空架子，因为所属部队只有十一师。

九月六日开始对郑州发起总攻击。十一师占领石象镇后，一部夜袭和尚桥，钻进董家店；方靖的六十二团到达洧川南双泊河岸，前后纵深七十里。这时，西有长葛任岐部，北有吉鸿昌部，阻挡去路。正在进退维谷之时，冯军师长吉鸿昌派其副官处长王慈博到石象镇见蒋介石，接洽投诚。蒋任命吉鸿昌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，并犒赏十万元。当时给的是中央银行出的钞票。吉鸿昌将钞票退回，要求换成中国银行出的钞票。原来各地军阀也发行钞票，军阀一倒台，纸币变成废纸。在军阀混战时期，军阀们都可以宣称成立“中央”，因此“中央”不能取信于民，老百姓对中央银行的钞票早已失去信心。“中国”代表国家，是不会变的，所以中国银行出的钞票，在老百姓心目中相

对地较有信誉。

吉鸿昌投诚后，十一师推进到洧川附近，冯军郑州外围阵地支离破碎，蒋介石下令各纵队攻击前进。

十一师兼程猛进，在新郑东北薛店、谢庄附近击破冯军抵抗。以三十一旅为前卫，萧乾率六十一团在前，方靖率六十二团紧跟。

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并报捷，陈诚事先拟好电稿，并派其随从副官石心志随六十一团跟进。六十一团于十月六日前进到二里岗，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以后，石心志当即飞驰回报，陈诚匆匆填上进占时间，发电向蒋介石告捷。

蒋介石收到陈诚告捷电十分高兴，犒赏十一师二十万元。陈诚做的漂亮，回电向蒋介石表示不称功、不贪财：“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，上赖钧座指挥有方，下靠将士用命及友军协助之力，故不敢独受恩宠，拟将赏金半数分给四十七军上官云相部。”这一招使蒋介石对陈诚更加宠信，也使上官云相感激不尽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，教导团和第三师合编为十四师，拨归十八军建制。陈诚自兼十四师师长，任命罗卓英为十一师师长，邹洪为师参谋长，萧乾为三十一旅旅长，李明升副师长仍兼三十二旅旅长，霍揆彰升独立旅旅长。

升团长发  
财置产

蒋冯阎大战结束后，萧乾因患肋膜炎，住上海宝隆医院治疗。方靖去看望他，他激动地拉着方靖的手说：“我交了不少朋友，但是象你这样讲义气的，实在难得啊！”原来他升任三十一旅副旅长兼六十一团团长后，将六十二团交给方靖，却把六十二团经费三千

多元拿走了。打完了仗，整顿部队时，前线下来的伤兵纷纷来要饷。军需官对方靖说：“钱都被萧旅长带走了，伤兵来要饷，怎么办？”当时，三千多元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方靖却很慷慨，对军需官说：“先向上面借，以后逐月扣我的饷补上，就算作我这个团长是替他当的吧！”萧乾升旅长后，又将六十一团经费三千多元拿走，接任六十一团团长的凌拔雄却不肯认账，对军需官说：“我不管旧账，没有钱发饷，去找萧乾要，他不给就向上面告他。”这两件事都由军需官向萧乾报告了，所以才有此说。方靖对萧乾说：“刘玄德说过，妻子如衣服，朋友如手足。几个钱算得了什么，你好好养病吧，我们来日方长哩。”

其实，方靖无须以萧乾为师，他当过军需官（辎重营长），深知当主官的生财之道。他当了一任团长，便在上海南市区海潮路花四千元买了一处旧房；他任旅长后，又花了大洋一万二千元将旧房翻建成两幢楼房，并资助其兄开办一家南洋印刷厂。也是在他任团长时，因为萧乾在苏州小曹家巷建了一所住宅，便想将两人的家属安顿在一处作邻居，又花大洋四千元托萧乾在小曹家巷为他买了一所房子，准备翻建成萧乾家那样的楼房。后因萧乾去世而不果。

方靖在当团长的时候，与一湖南籍副团长陈泽润交厚，又托他在湖南湘乡买下田产，准备将来解甲归田，与陈泽润为邻。他当军长后，一九四九年还花了五十两黄金，在重庆中山路四德村买下一栋房子。

可悲的是，以上这些不动产，方靖本人除在上海的楼房内住过一夜之外，其它均未享用。他任六十六军军长时，还派了

一排辎重兵去为其建造住宅，结果只看到了住宅竣工的照片。

方靖任十一师师长时，所用的军需主任方岳成与属下一个少校军需官不睦，方岳成便私自将其撤职。这少校怀恨在心，便向军需署控告方岳成将十一师公积金两万余元拨给师长方靖，存入银行个人户头。状纸落在方靖好友手中，便私下扣住，暗嘱方靖托人劝少校自动撤回控告。后来方靖花了一笔钱，才算把此事了结。

这便是方靖的生财之道——以大量公款存入私人银行得重利。

### 陈诚吞并杂牌军

十八军成立之初只有一个十一师，中原大战后逐渐扩充壮大，自然是以吞并杂牌部队来达到的。

陈诚吞并杂牌军是受命于蒋介石的，而其吞并手段之狠毒，在国民党军队中是颇有名的。

陈诚吞并杂牌军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：蒋介石对何应钦既利用又猜疑，于是扶植陈诚与之对抗。从他尔后成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来看，也足见蒋对陈的信任及依赖。当年陈诚吞并杂牌军，都是动用武力胁迫缴械。不过当他动用武力时，只对他的亲信将领交代这是“奉总司令之命”，而对其他的人则绝不提及“奉命”的事。如他将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吞并后，何应钦曾去问蒋介石，蒋介石佯称不知；当何前来质问他时，他只说“这些部队纪律极坏，不改变不利于党国”，却隐瞒了蒋介石授命一节。正因为他能代蒋介石受过，任劳任怨，所以越发得到蒋介石的宠信。

陈诚为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，上有蒋介石撑腰，下有黄埔将领为之效命。一九三三年十月，他先后吞并了冯军韩德勤五十二师、川军张英之五十九师。而且都是以精锐的十一师及十四师进行包围，武力胁迫缴械的。所以十八军在短短的两年里，就发展到五个师、二十九个团之多。

陈诚吞并杂牌部队后，便以他在十一师培养出来的干部为将。尔后陈诚每升一职，总要把人事更换一新，以他的“土木系”军官去补充。于是“土木系”的人升官有望，有的甚至直线上升。只要陈诚一升官，他们便弹冠相庆，也就更加竭力为陈诚效命。

几场军阀混战，双方死伤的人数以及耗费的物资，都无法统计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，给中国历史留下了灾难深重的一页。为什么要打仗？方靖从当兵吃粮起，便信奉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”的教条，不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反而简单地认为自己尽了军人的职责，打败了对手便是光荣。那时候，被打败的敌军士兵和中下级军官，缴械之后，士兵被收容编入各部队，军官则按军衔发给遣散费；有的还在发了遣散费后又被收容起来，集训一段时间，然后分到各部队继续任职。对这种做法，方靖也认为是对的。在他看来，士兵多是被迫来当兵的，何罪之有！那些中下级军官，也与自己一样，是服从命令来打仗的。缴了械加以训练，重新使用，也是安置的好办法。但在不久之后，当他看到那些指挥千军万马跟自己厮杀过的军阀头子，竟然摇身一变，成了高级将领、中央大员，而自己这些曾经拼着性命与之厮杀的人，这时却要向之顶礼膜拜，

称之为“钧座”、“长官”，称自己为“职”、为“部下”，他就有点不能理解了。这是他没有看透，无论那一次军阀战争，都只不过是几个大军阀争权夺利抢地盘，而他们这些“武士”，只不过是军阀们手中的赌具而已。蒋介石与这些军阀头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蒋虽然打败了他们，但是，为了利用这些在地方上具有潜势力的人帮助他加强统治，不得不与之握手言欢，待他们为上宾，给以高官厚禄，并允许他们保存有限的武装力量——军队。

方靖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余，只能懊恨地骂一句：“真他妈的活见鬼！”